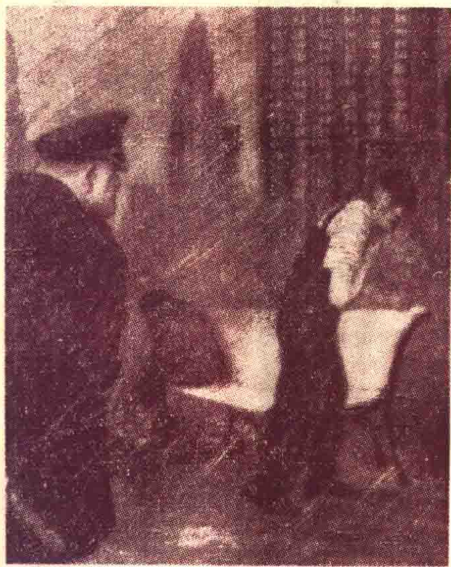


譯 文 叢 書

畢爾—別洛采爾科夫斯基著



文化生活出版社

在另一面世界裏

王沂珏譯

譯文叢書

畢爾——別洛采爾科夫斯基著
王沂珏譯

在另一面世界裏

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

在另一面世界裏

畢爾一別洛采爾科夫斯基著
王 沂 珏 譯

有 版 權

一九五三年八月初版
(印數1—4000冊)

定價 10,000

文化 生活 出版 社

上海鉅鹿路一弄八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三七號

В. Билль-Белоцерковский

ПО ТУ СТОРОНУ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0

譯者前記

這個短篇小說集是我在前年春天譯的，原稿曾在許多位朋友的地方輾轉旅行達一年以上，在這些位朋友當中幾乎每一個人都熱情地爲我這個譯稿提供了或多或少寶貴意見。特別是殿興弟和梓鳴同志去年曾爲我校閱了譯稿的全部或一部。焦菊隱先生在百忙中分神介紹出版了這個小冊子，在這裏我謹向他們表示深厚的謝意。

對於原作者畢爾——別洛采爾科夫斯基我並不熟悉。只記得以前曾看過他的一個被介紹到我國來的劇本「生命在呼喊」。最近查了第二版的蘇聯大百科全書才稍稍知道一些他的生平。他的全名是烏拉基米爾·那烏莫維奇·畢爾——別洛采爾科夫斯基，一八八五年生於一個工人的家庭，做過水手。他是蘇聯的功勳藝術家。曾多年間在歐美各地當火夫、當挖土工人等等。一九一七年回國，同年九月加入聯共（布）黨。參加過十月的戰鬥。他主要的功績是在戲劇的寫作上，因此他是以戲劇家而知名的。一九一九年他發表過一個短篇小說集「淚裏的笑」。百科全書說這個集子所記述的是他在國外做工人和水手時的生活；從書名和所介紹的內容來看，這恐怕就是原書過去所用的書名。至於他在戲劇寫作方面活動的情形由於自己知道的也很少，所以從略了。

譯者 一九五三年五月

作者的聲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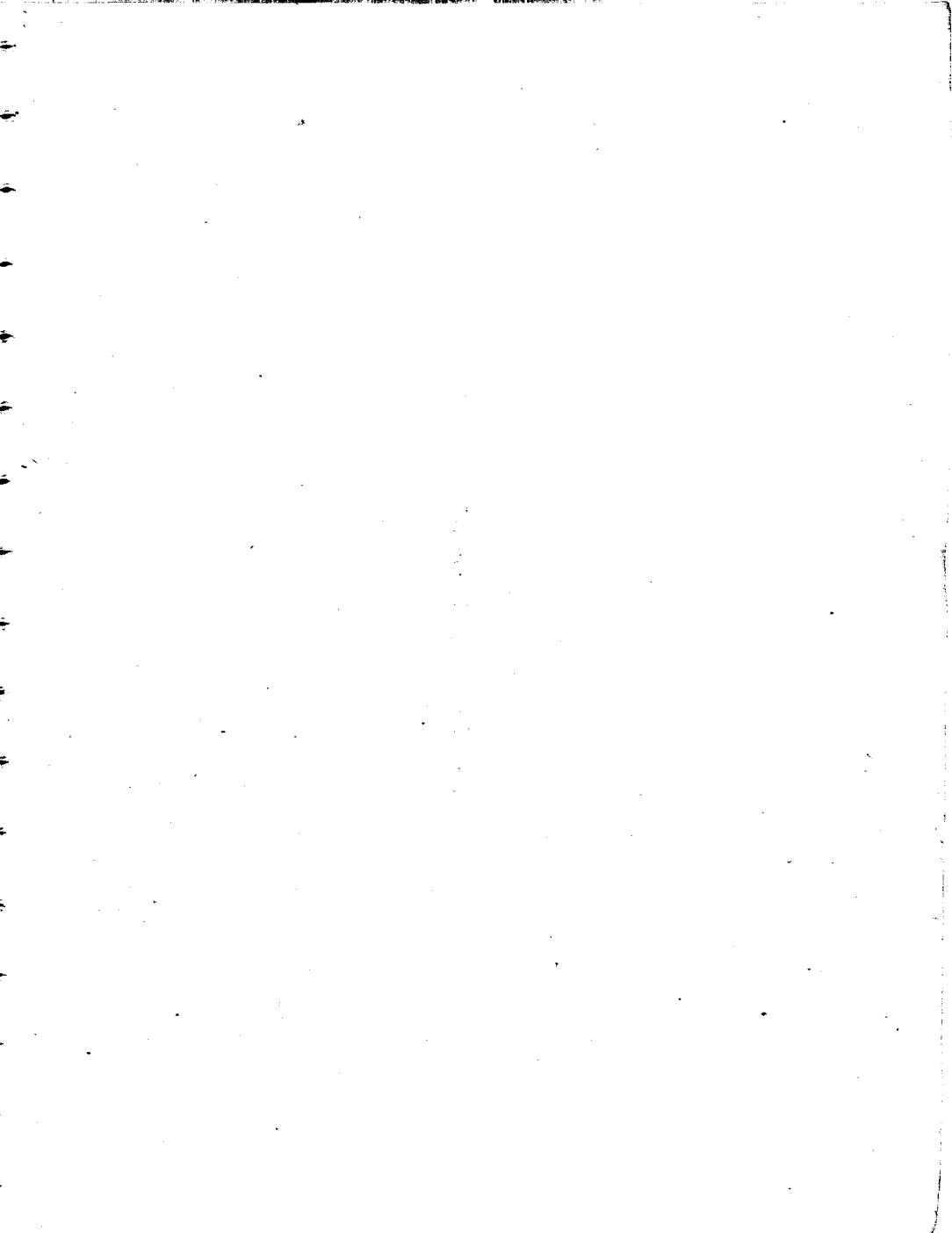
許多年中間（從一九〇〇年到一九一七年）我都在國外。我曾不得不在海上和陸上，在美洲和歐洲的城市浮浪很久。

這些小說都是我根據親身的觀察寫成的。其中有許多帶有自傳的性質。

目 錄

一個耳光·····	三
單調·····	三四
在巴黎的莽叢裏·····	四二
五塊錢·····	六〇
三份牛排和一些零碎·····	八二
平常的病人·····	一〇一
一次很好的教訓·····	一一二
野蠻的航程·····	一三〇
老智利·····	一七七
「俾斯麥」和黑人·····	二〇三
黑魂靈·····	二二一
開玩笑·····	二三七
警察和他的棒子·····	二四一

在另一面世界裏



一個耳光

『號外！號外！』賣報紙號外的孩子們每天都震耳欲聾地喊叫着。報紙一下子就給大家搶光。各種報刊鬧得特別熱鬧。通常是在選舉總統的時候報刊上才有這樣的熱鬧。但是目前，卻沒有什麼選舉的事情。

原來正在準備着重級拳鬥選手吉米·柏恩斯和黑人傑克·莫里孫之間的拳賽。

柏恩斯先生有錢。他有一個大農場，在許多城市裏他又有自己的啤酒館，在牆上掛着他的像片。柏恩斯先生是一位道地的美國人。他是三K黨的人們和有錢的少爺們所崇拜的人物。吉米·柏恩斯獲得世界選手的稱號已經有七年了。這位選手是個高個子，六英尺的身材，體格魁偉，敏捷有力，像一隻北美的灰熊。在和吉米比賽時，對手總是被打得很少能夠不需要旁人的扶持而自己離開比賽場的。

在拳鬥史上，還沒有一個人能夠比得上吉米的力氣和技術。他不僅有力氣，有經驗，而且他是可怕的。哈利·庫爾克就是叫他狠狠地一下打在頸部而當場斃命的。哈利的腦袋向後挫得這樣厲害，以致他的頸椎骨都支持不住了。那個身體特別結實的水手佛萊第·布魯克也由於他在身上的一下側擊——而折斷了四根肋骨。

許多從來不曾吃過敗仗的海外拳鬥家也給他的「拿手好戲」——從左邊猛擊頭部的
方法——打敗了。

當他曲着身子，猛一下子伸出自己的「左拳」而把他全身的重量（有二百四十
美磅）都放到上面時，一匹馬都會被他打倒而不能立刻起來。

許多人乾脆就怕這個「大槌」●而不敢和柏恩斯較量。

傑克·莫里孫和大多數的黑人一樣，開始走到社會上來的時候是做苦工的。他
是在鮑卜大叔的慫恿下走上了職業拳鬥家的道路。鮑卜大叔是屬於被人稱為挨打的
沙袋子之流的平凡無名的拳鬥家●。他就是在著名的拳鬥家肯南狄那裏做一個「沙
袋子」。

在沒有正式比賽的時候，肯南狄就和他到本區各地去遊歷而在拳鬥場上表演自
己的高妙技藝。在表演的時候，鮑卜還得做出各種適當的鬼臉，來逗引觀眾發笑。在
表演被擊倒的時候，鮑卜必須可笑地抽動雙腳，皺眉咧嘴。有時打得又這樣厲害，以致
鮑卜竟不必再裝樣子——一切都自然而然就是那個樣子了。由於受到這些奚落和打

● 曲着肘部而向對手身體的側面加以打擊，在拳鬥中英文叫做 hook —— 譯註。

● 原文 *left* 應是古時攻城用的大槌 —— 譯註。

● 拳鬥者在平時練習時，多用吊起的沙袋作為拳擊的對象，所以這裏有這樣的譬喻 —— 譯註。

擊，鮑卜的耳朵和嘴唇都很難看地腫了起來，鼻子被打得扁平了，單憑他那付面孔就足以引人發笑的。傑克愛自己的善良的大叔；他爲自己的大叔感到痛苦與羞恥。

『你爲什麼這樣低三下四的呢？』傑克問他。

『主人要我這個樣子，』鮑卜回答。

『可是他弄得你一輩子都不像個人樣子了呀！』

『主人高興這樣做，』鮑卜還是這樣說。

『可是你要不許他這樣做，』傑克生氣了。

『不許，』鮑卜微笑着說。『說倒容易……那末我的孩子們吃什麼？養活五口人，不是件簡單的事呀。當然，給主人當「沙袋子」，給他按摩●，給他當小跑……也真夠受……可是無論如何我比你錢賺得多，而且我希望你過些時候來代替我。』

大叔堅持要傑克做個拳鬥家。

『我雖然不是有名的人物，』他說，『但我的眼力很強。你可以成一個第一流的重級選手，而誰又能担保你準不會成一個世界的選手呢？』

大叔熱心地把拳鬥的技術教給姪子。傑克也熱心地鑽研這種東西並且和黑人同

● 拳鬥選手出場之先，照例有助手給他施行按摩（massage）以活動身體——譯註。

伴們練習。

兩年以後，肯南狄先生把鮑卜解僱了。黑人壞了一隻眼睛。

『現在我必須把你介紹給肯南狄先生了，』大叔憂鬱地說。『我已經殘廢了……』
『好吧，只是您不要難過。我會幫助您的。我相信肯南狄先生會對我滿意的，』
傑克冷笑着說。

『但願如此！』鮑卜喃喃地念叨着，並沒有注意到姪子的冷笑。

傑克被接受代替了老鮑卜的職務。

但是肯南狄先生對於傑克却完全是不滿意的。當着多數的觀衆，當他和傑克在台上第一次照面時，他就在第三回合給自己的僕人打倒了。這件事是如此地出人預料，以致觀衆都驚訝得呆住了。觀衆知道這是一件好笑的事。肯南狄光生甦醒過來以後，第一件事就是把傑克解僱了。但關於他被打敗的消息却傳遍了體育界，其實不僅體育界……鮑卜大叔說對了。姪子沒有辜負他的期望。傑克在空前的短時期中間就成了第一流的拳鬥家並且一個接着一個地打敗了他的對手們。體育界的組織者和各拳鬥組織爲了阻擊這個黑人的勝利進軍而把各國、甚至澳大利亞的拳鬥家都招請來了。

但是所有這些人所遭受的命運都是一樣的。最後，一切詭計、一切圈套都無能

爲力了。而現在只有由這位世界冠軍選手來挽救「白人界」底榮譽，而使黑人不要侵犯世界選手底光榮稱號。他是白人的最後希望了……

離比賽還有兩個月。這位世界選手身邊有一大羣幫手，其中包括第一流的拳鬥家。選手定期地作十英里的長跑。他那大槌似的左拳也和先前一樣地足以打倒一匹大馬。

誰知道，可能同樣的命運在等着黑人。至少反動報刊都露骨地暗示着這一點。報刊在鬧嚷嚷地吵叫着，吵叫着……

『號外！號外！』

白天和晚上都有號外出來，報導着拳鬥家練習時最小最小的一些細節。爭論與討論，從各體育俱樂部、酒館與咖啡館蔓延到學校與大學。大家爭論得嗓子都啞了。報紙的社論所談的也是關於世界選手的事情。給他拍攝了各種姿勢的像片，全身的和各部分的：三角筋、背部筋肉、正面的、側面的拳擊，而當然還有大槌。

『號外！號外！』

電影院、戲院、俱樂部、舞台都在叫囂着關於拳鬥比賽的事情。晚上在摩天樓上亮起來的電燈廣告也是這一套。這件事鬧得像是給風吹起的失火時的火焰一樣。而這一喧囂的事件却把數月以來在國內中部的一個州裏、罷工的礦工對企業主所進

行的殊死鬥爭給壓下去了。幾乎手無寸鐵的礦工們擊潰了罷工破壞者的隊伍而用奪得的武器（其中一部分是在某些什麼地方得到的武器）順利地擊退了代替罷工破壞者而來的國民近衛軍底攻擊。礦工中有許多人過去是當過兵的，這些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曾在「古老的歐洲」做過戰士，這就是為什麼他們的武裝力量會有如此堅強的組織。但是報紙對於這個消息是保持緘默的。

如果根據報刊上的一些貧乏的記載來判斷的話，那末罷工底本質並不是在於礦工之爭取生存，而是在於不懷善意的勒索——說什麼他們由於自私自利竟使貧困的家庭得不到燃煤來對付冬天：毫無疑問，在這一鬥爭中是外僑工人和黑人起了令人疑心的作用。因為對他們來說，美國並不是祖國。必須把這樣的一些工人趕出美國，而把和他們共同行動的美國人判以背叛祖國的罪名。

可是在這個時候，正規軍却詭譎地向罷工礦工們底眷屬所居住的那些小房舍開火了。男人、女人、小孩子、被殺死的有幾十個。

而報刊所大吹大擂的却是當前的這次拳賽，它叫囂得如此利害，竟壓倒了機關槍的嗒嗒聲和步鎗的射擊聲。

傑克的身量和吉米一樣高，但是體重却整比他少四十磅。這是傑克吃虧的地方。他也很細心地準備了這次的比賽。可是他的準備却不是如此順利的：常常會有意想

不到的障礙發生。傑克曾經接到一封匿名信，告訴他說，他的兩個白人助手中的一個，叫做卡鐵兒的，是被人暗派來的。鮑卜大叔於是記起了類似的情形，一位取得了輕級選手世界冠軍比賽權的黑人選手，在比賽場上體溫忽然高得連五回合都支持不下來了。他又記起了關於一位著名的猶太拳鬥家的另外一次的事。在比賽以前，他的助手請他吃了這樣的一個牛排，吃完之後，甚至在比賽進行的時候他都直想睡覺。

只好立刻打發走這個卡鐵兒。

一位黑人牧師的前來訪問，使傑克感到奇怪和突兀。這是他所認識的那位黑人區的牧師。他穿着黑色的長袍子，帶着黑領巾，自己長的也黝黑；他柔和地微笑着，脫下了大簷兒的黑帽子；在作普通的寒暄——上帝救你，祝福你——以後問到了年輕拳鬥師的身體健康情況。牧師一直是父親般地、謙遜地微笑着，他談到傑克的成就時，不知不覺地就轉到榮譽這個題目上面來了。

『榮譽，這就是毒藥。嚐到這個東西的人就算完蛋了。他失去了平靜。一般人的生活在他看來是無聊與痛苦。榮譽會引起嫉妬與憎惡。榮譽，這就是婊子。榮譽，這就是魔鬼所開的玩笑。追求榮譽的人會迷失基督所指示的道路，會迷失溫順、忍耐與謙遜底道路——那就是一個毀滅的人……』

傑克不耐煩地打斷了他的話：

『我想您的話和我沒有什麼關係。看了報您就會相信這一點的。而且一般說來，黑人又能有什麼光榮呢？』

牧師一時有些惶惑了。牧師是習慣於說而不習慣於聽的。因而他仍舊繼續着自己的說教：

『完全對！正由於我認爲您是位頭腦清楚的人，所以我願意把我的意思全部說出來。如果榮譽不吸引您的話，那末鬧得這樣熱鬧是爲了什麼呢？作爲一位有色人種的神父來說，我不能對於自己孩子們底命運，特別是您的，毫不關心。您想一想，如果您勝了的話，大家要怎麼對付您！您會遇到不幸，而您的最善良的老母親也會遭到飢餓與苦難。您是年輕的，您心裏感到憤恨因而這樣堅持着要達到目的，可是我從旁邊來看，您這却是跳火坑，於是我就喊：「打住，我的孩子！打住呀！」』

『一句話，您的意思是叫他放棄這次比賽，因而也就是拋掉一萬塊錢？』鮑卜插嘴說。

『安寧比金錢更寶貴，』牧師很有把握地說。

『可是，先生，您自己不也是不放棄金錢麼？』傑克說。

『我的金錢並不破壞我的安寧，』牧師回答。